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 
第九十一回 老夫人舌端調反目 趙師母手版誤呈詞

葉伯芬自從巴結上大舅爺之後，京裡便多了個照應，禁得他又百般打點，逢人巴結，慢慢的也就起了紅點子了。此時軍裝局的總辦因事撤了差，上峰便以「以資熟手」為名，把他委了總辦。嘯存任滿之後，便陳臬開藩，連升上去。幾年功夫，伯芬也居然放了海關道。恰好同一日的上諭，趙嘯存由福建藩司坐升了福建巡撫。伯芬一面寫了稟帖去賀任，順便繳還憲帖，另外備了一分門生帖子，夾在裡面寄去，算是拜門。這是官場習氣，向來如此，不必提他。且說趙嘯存出仕以來，一向未曾帶得家眷，只有那年在上海娶陸蘅舫，一向帶在任上。升了福建撫臺，不多幾時，便接著家中電報，知道太太死了。嘯存因為上了年紀，也不思續娶，蘅舫一向得寵，就把他撫正了，作為太太。從此陸蘅舫便居然夫人了。

又過得幾時，江西巡撫被京裡都老爺參了一本，降了四品京堂，奉旨把福建巡撫調了江西。嘯存交卸過後，便帶了夫人，乘坐海船，到了上海，以便取道江西。上海官場早得了電報，預備了行轅。嘯存到時，自然是印委各員，都去迎接。等憲駕到了行轅之後，又紛紛去稟安、稟見。嘯存撫軍傳令一概擋駕，單請道臺相見。伯芬整整衣冠，便跟著巡捕進內。行禮已畢，嘯存先說道：「老弟，我們是至好朋友，你又何必客氣，一定學那俗套，繳起帖來，還要加上一副門生帖子，叫我怎麼敢當！一向想寄過來恭繳，因為路遠不便。此刻我親自來了，明日找了出來，再親自面繳罷。」伯芬道：「承師帥不棄，收在門下，職道感激的不得！師帥客氣，職道不敢當！」嘯存道：「這兩年上海的交涉，還好辦麼？」伯芬道：「涉及外國人的事，總有點顛瑣，但求師帥教訓。」伯芬的話還未說完，嘯存已是舉茶送客了。伯芬站起來，嘯存送至廊簷底下，又說道：「一兩天裡，內人要過來給老太太請安。」伯芬連忙回道：「職道母親不敢當；師母駕到，職道例當掃榻恭迎。」說罷，便辭了出來，上了綠呢大轎，鳴鑼開道，逕回衙門。

一直走到上房，便叫他太太預備著，一兩天裡頭，師母要來呢。那位郡主太太便問甚麼師母。伯芬道：「就是趙師帥的夫人。」太太道：「他夫人不早就說不在了，記得我們還送禮體的，以後又沒有聽見他續娶，此刻又那裡來的夫人？」伯芬道：「他雖然沒有續娶，卻把那年討的一位姨太太扶正了。」夫人道：「是那一年討的那一位姨太太？」伯芬笑道：「夫人還去吃喜酒的，怎麼忘了？」太太道：「你叫他師母？」伯芬道：「拜了師帥的門，自然應該叫他師母。」太太道：「我呢？」伯芬笑道：「夫人又來了，你我還有甚分別？」太太道：「幾時來？」伯芬道：「方才師帥交代的，說一兩天就來，說不定明天就來的。」太太回頭對一個老媽子道：「周媽，你到外頭去，叫他們趕緊到外頭去打聽，今天可有天津船開。有啊，就定一個大菜間；沒有呢，就叫他打聽今天長江是甚麼船，也定一個大菜間，是到漢口去的。」周媽答應著要走。伯芬覺得詫異道：「周媽，且慢著。夫人，你這是甚麼意思？」那位郡主夫人，臉罩重霜的說道：「有天津船啊，我進京看我哥哥去；不啊，我就走長江回娘家。你來管我！」伯芬心中恍然大悟，便說道：「夫人，這個又何必認真，糊裡糊塗應酬他一次就完了。」夫人道：「『完了，完了！』我進了葉家的門，一點光也沒有沾著，希罕過你的兩軸誥命！這東西我家多的拿竹箱子裝著，一箱一箱的喂蠹魚，你自看得希罕！我看的拿錢買來的東西，不是香貨！我們家的，不是男子們一榜兩榜博到的，就是丈夫們一刀一槍掙來的。我從小兒就看到大，希罕了你這點東西！開口夫人，閉口夫人，卻叫我拜臭娘子做師母！甚麼趙小子長得那個村樣兒，字也不多認得一個，居然也撫臺了！叫他到我們家去留夜晝，看用得著他不！居然也不要臉，受人家的門生帖子！也有那一種不長進的下流東西，去拜他的門！周媽，快去交代來！我年紀雖然不大，也上三四十歲了，不能再當姨子，用不著認姨子作師母！」伯芬道：「夫人，你且息怒。須知道做此官，行此禮。況且現在的官場，在外頭總要融和一點，才處得下去。如果處處認真，處處要擺身分，只怕寸步也難行呢。」太太道：「我擺甚麼身分來！你不要看得我是擺身分，我不是擺身分的人家出身。我老人家帶了多少年兵，頂子一直是紅的，在營裡頭那一天不是與士卒同甘苦。我當兒女的敢擺身分嗎！」伯芬道：「那麼就請夫人通融點罷，何苦呢！」夫人道：「你叫我和誰通融？我代你當了多少年家，調和裡外，體恤下情，那一樣不通融來！」伯芬道：「一向多承夫人賢慧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底下還沒說出來。夫人把嘴一披道：「免恭維罷！少糟蹋點就夠了！」伯芬道：「我又何敢糟蹋夫人？」夫人道：「不糟蹋，你叫我認姨子做師母？」伯芬道：「唉！不是這樣說。我不在場上做官呢，要怎樣就怎樣；既然出來做到官，就不能依著自己性子了，要應酬的地方，萬不能不應酬。我再說破一句直捷痛快話，簡直叫做要巴結的地方，萬不能不巴結！你想我從前出洋去的時候，大哥把我糟蹋得何等利害，鬧的幾幾乎回不得中國，到末了給我一張三等船票，叫我回來。這算叫他糟蹋得夠了罷！論理，這種大舅子，一輩子不見他也罷了。這些事情，我一向並不敢向夫人提起，就是知道夫人脾氣大，恐怕傷了兄妹之情；今天不談起來，我還是悶在肚裡。後來等到大哥從外洋回來，你看我何等巴結他，如果不是這樣，那裡……」這句話還沒說完，太太把桌子一拍道：「嚇！這是甚麼話！你今天怕是犯了瘋病了！怎麼拿姨子比起我哥哥來！再不口穩些，也不該說這麼一句話！你這不是要糟蹋我娘家全家麼！我娘家沒人在這裡，我和你見老太太去，評評這個理看，我哥哥可是和姨子打比較的？」

伯芬還沒有答話，丫頭來報道：「老太太來了。」夫妻兩個，連忙起身相迎。原來他夫妻兩個鬥嘴，有人通報了老太太，所以老太太來了。好個葉太太，到底是詩禮人家出身，知道規矩禮法，和丈夫拌嘴時，雖鬧著說要去見老太太評理，等到老太太來了，他卻把一天怒氣一齊收拾起來，不知放到那裡去了，現出一臉的和顏悅色來，送茶裝煙。伯芬見他夫人如此，也便斂起那悻悻之色。老太太道：「他們告訴我，說你們在這裡吵嘴，嚇得我忙著出來看，誰知原是好好兒的，是他們騙我。」伯芬心中定了主意，要趁老太太在這裡把這件事商量妥當，省得被老婆橫互在當中，弄出笑話。因說道：「兒子正在這裡和媳婦吵嘴呢。」老太太道：「好好的吵甚麼來！你好好的告訴了我，我給你們判斷是非曲直。」伯芬便把上文所敘他夫妻兩個吵鬧的話，一字不漏的述了一遍。老太太坐在當中，兩手掛著拐杖，側著腦袋，細細的聽了一遍。歎了一口氣，對太太道：「唉！媳婦啊！你是個金枝玉葉的貴小姐，嫁了我們這麼個人家，自然是委屈你了！」太太嚇得連忙站起來道：「老太太言重了！媳婦雖不敢說知書識禮，然而『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』這句俗話，是從小兒聽到的，那裡有甚麼叫做委屈！」說罷，連忙跪下。老太太連忙扶他起來，道：「媳婦，你且坐下，聽我細說。這件事，氣呢，原怪不得你氣，就是我也要生氣的。然而要顧全大局呢，也有個無可奈何的時候；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，就不能不自己開解自己。我此刻把最高的一個開解，說給你聽。我一生最信服的是佛門，我佛說一切眾生，皆是平等。我們便有人畜之分，到了我佛慧眼裡頭，無論是人，是雞，是狗，是龜，是魚，是蛇蟲鼠蟻，是蟲子吃蚤，總是一律平等。既然是平等，那怕他認真是鰲是龜，我佛都看得是平等，我們就何妨也看得平等呢；何況還是個人。這是從佛法上說起的，怕你們不信服。你兩口子都是做官人家出身，應該信服皇上。你們可知道皇上眼裡，看得一切百姓，都是一樣的麼？那做官的人，不過皇上因為他能辦事，或者立過功，所以給他功名，賞他俸祿罷了；如果他不能立功，不能辦事，還不同平常百姓一樣麼。你不要看著外面的威風勢力是兩樣的，其實骨子裡頭，一樣的是皇上家的百姓，並不曾說做官的有個官種，做平常百姓的有個平常百姓種，這就不應該誰看不起誰。譬如人家生了幾個兒子，做父母的總有點偏心，或者疼這個，或者疼那個，然而他們的兄弟還是兄弟。難道那父母疼的就可以看不起那父母不疼的麼。這是從人道上說起的。然而你們心中總不免有個貴賤之分，我索性和你們開解到底。媳婦啊！你不要說我袒護兒子，我這是平情酌理的說話，如果說得不對，你只管駁我，並不是我說的話都合道理的。陸蘅舫呢，不錯，他是個姨子出身；然而伯芬並不是在妓院裡拜他做師母的，亦並不是做趙家姨太太的時候拜他做師母的，甚至趙嘯存升了撫臺，這邊壁帖拜門，那時還有個真正師母在頭上；直等到真正師母死了，嘯存把他扶正了，他才是師母。須知這個師母不是你們拜認的，是他的運氣好，恰恰碰上的。何況堂堂封疆，也認了他做老婆，非但主中饋，主蘋蘩，居然和他請了誥命，做了朝廷命婦。你想，皇上家的誥命都給了他，還有甚門生、師母的一句空話呢？媳婦，你懂得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，須知他此刻是嫁龍隨龍，嫁虎隨虎

了。暫時位分所在，要顧全大局，我請媳婦你委屈一回罷。」

太太起先聽到不是在妓院拜師母的一番議論，已經侷促不安；聽得老太太說完了，越覺得臉紅耳熱，連忙跪下道：「老太太息怒。這都是媳婦一時偏執，惹出老太太氣來。」老太太連忙攙起來道：「唉！我怒甚麼？氣甚麼？你太多禮了。你只說我的話錯不錯？」太太道：「老太太教訓的是。」老太太道：「伯芬呢，也有不是之處。」伯芬聽見老太太派他不是，連忙站了起來。老太太道：「我親家是何等人家！你大舅爺是何等身分！你卻輕嘴薄舌，拿姨子和大舅爺打起比較來！」說著，掄起拐杖，往伯芬腿上就打，伯芬見老太太動氣，正要跪下領責，誰知太太早飛步上前，一手接住拐杖，跪下道：「老太太息怒。他……他……他這話是分兩段說的，並沒有打甚麼比較；是媳婦不合，使性冤他的。老太太要打，把媳婦打幾下罷。」老太太道：「唉！你真正太多禮了。我攙你不動了，伯芬，快來代我攙你媳婦起來。」伯芬便叫丫頭們快攙太太起來。老太太拿拐杖在地下一拄道：「我要你攙！」伯芬便要走過來攙，嚇得太太連忙站了起來，往後退了幾步。老太太呵呵大笑道：「你們的一場惡鬧，給我一席話，弄得瓦解冰銷。我的嘴也說乾了，你們且慢忙著請師母，先弄一盅酒，替我解解渴罷。」伯芬看著太太陪笑道：「兒子當得孝敬。」太太也看著伯芬陪笑道：「媳婦當得伺候。」老太太便拄了拐杖，扶了丫頭，由伯芬夫妻送回上頭去了。自有老太太這一番調和，才把事情弄妥了。

過了一天，嘯存打發人來知會，說明日我們太太過來，給老太太請安。伯芬便叫人把闔衙門裡裡外外，一齊張燈掛彩。飭下廚房，備了上等滿漢酒席。又打發人去探聽明天師母進城的路由，回報說是進小東門，直到道署。伯芬便傳了保甲東局委員來，交代明天賴撫憲太太到我這裡來，從小東門起到這裡，沿道要派人伺候，局勇一律換上鮮明號衣；又傳了本轄督帶親兵的哨弁來，交代明日各親兵一個不准告假，在轄門裡面，站隊伺候；又調了滬軍營兩哨勇，在轄門外站隊。一切都預備妥當。

到了這天，誥封夫人、晉封一品夫人、趙憲太太陸夫人，在天妃宮行轅坐了綠呢大轎登程。前頭頂馬，後頭跟馬，轎前高高的一頂日照，十六名江西巡撫部院的親兵，轎旁四名戴頂拖貂佩刀的戈什，簇著過了天妃宮橋，由大馬路出黃浦灘，迤邐到十六鋪外灘。轉彎進了小東門，便看見沿路都是些巡防局勇丁，往來梭巡。這一天城裡的街道，居然也打掃乾淨了，只怕從有上海城以來，也不曾有過這個乾淨的勁兒。走不多時，忽見前面一排兵勇，扛著大旗，在那裡站隊。有一個穿了灰布缺襟袍，天青羽紗馬褂，頭戴水晶頂，拖著藍翎，腳穿抓地虎快靴的，手裡捧著手版。憲太太的轎離著他還有二三丈路，那個人便跪下，對著憲太太的轎子，吱啊，咕啊，咕啊，吱啊的，不知他說些甚麼東西，憲太太一聲也不懂他的。肚子裡還想道：格格人朝子倪癡形怪狀格做啥介？想猶未了，又聽得一聲怪叫，那路旁站的兵隊，便都一齊屈了一條腿，作請安式蹲下。一路都是如此。過了旗隊，便是刀叉隊、長矛隊、洋槍隊。忽見路旁又是一個人，手裡捧著手版跪著，說些甚麼，憲太太心中十分納悶。過去之後，還是旗隊、刀叉隊、洋槍隊。擡頭一看，已到轄門，又是一個捧著手版的東西，跪在那裡吱咕。憲太太忽然想道：這些人手裡都拿著稟帖，莫非是要攔輿告狀的，看見我護衛人多，不敢過來？越想越像，要待喝令停轎收他狀子，無奈轎子已經擡過了。耳邊忽又聽得「轟轟轟」三聲大炮，接著一陣鼓吹，又聽得一聲：「門生葉某，恭迎師母大駕！」憲太太猛然一驚，轉眼一望。原來已經到了儀門外面。

葉伯芬身穿蟒袍補褂，頭戴紅頂花翎，在儀門外垂手站立。等轎子走近，一手搭在轎槓上，扶著轎槓往裡去，一直擡上大堂，穿過暖閣，進了麒麟門，到二堂下轎。葉老太太、葉太太早已穿了披風紅裙，迎到二堂上，讓到上房。憲太太向老太太行禮，老太太連忙回禮不迭。禮畢之後，又對葉太太福了一福。葉太太卻要拜見師母，叫人另鋪拜氈，請師母上坐；憲太太連說：「不敢當！」葉太太已經拜了下去。憲太太嘴裡連說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，還禮，還禮！」卻並不曾還禮，三句話一說，葉太太已拜罷起身了。然後葉伯芬進來叩見師母，居然也是一跪三叩首，憲太太卻還了個半禮，伯芬退了出去。這裡是老太太讓坐，太太送茶，分賓主坐定，無非說幾句寒暄客套的話。略坐了一會，老太太便請升珠，請寬衣，擺上點心用過。憲太太又談談福建的景致，又說這上房收拾得比我們住的時候好了。七拉八扯，談了半天，就擺上酒席。老太太定席，請憲太太當中坐下，媳婦兩人，一面一個相陪。憲太太從前給人家代酒代價的，著名洪量，便一杯一杯吃起來。葉伯芬具了衣冠，來上過一道魚翅，一道燕窩；停了一會，又親來上燒烤。憲太太倒也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耐太客氣哉！」原來憲太太出身是蘇州人，一向說的是蘇州話，及至嫁與趙嘯存，又是浙東出乾菜地方的人氏，所以家庭之中，憲太太仍是說蘇州話，嘯存自說家鄉話，彼此可以相通的，因此憲太太一向不會說官話，隨任幾年，有時官眷往來，勉強說幾句，還要帶著一大半蘇州土話呢。就是此次和老太太們說官話，也是不三不四，詞不能達意的。至於葉伯芬能打兩句強蘇白，是久在憲太太洞鑿之中的，所以衝口而出，就說了一句蘇州話。伯芬未及回答，憲太太又道：「劃一（劃一，吳諺有此語。惟揣其語意，當非此二字。近人著《海上花列傳》，作此二字，姑從之）今早奴進城格辰光，倒說有兩三起攔輿喊冤格呀！」伯芬吃了一驚道：「來浪啥場化？」憲太太道：「就來浪路浪向噲。問倪啥場化，倪是弗認得格噲。」伯芬道：「師母阿曾收俚格呈子？」憲太太道：「是打算收俚格，轎子路得快弗過咯，來弗及哉。」伯芬道：「是格啥底樣格人？」憲太太道：「好笑得勢！俚告到狀子哉，還要箭衣方馬褂，還戴起仔紅纓帽子。」伯芬恍然大悟道：「格個弗是告狀格，是營裡格哨官來浪接師母，跪來浪唱名，是俚篤格規矩。」憲太太聽了，方才明白。如此一趟應酬，把江西巡撫打發過去。葉伯芬的曳尾泥塗，大都如此，這回事情，不過略表一二。

正是：泥塗便是終南徑，幾輩憑渠達帝閭。不知葉伯芬後來怎樣做了撫臺，為何要參藩臺，且待下回再記。